

王同學：阿彌陀佛，老師、二姐、關師姐、楊學長，各位弟弟妹妹，大家好！還有大哥，大哥好！

剛才是妻子命行勿懶，我在算這邊，好像全部人都分享了，就剩下學生跟楊學長，楊學長就對著屏幕說，王學長。我就識趣一點，以後的日子還得過。

剛才其實也是懵懵的，今天確實有一點，今天早起的時候是被嚇醒的，就是今天早上在夢中夢到自己在算時間，就是算去醫院的時間。因為我們每次有一個時間點，譬如說八點五十分，九點到八點半，就要提前算，十分鐘前要下樓，二十五分鐘的路程，多少分鐘、多少分鐘，就是這樣算，算過來，幾點要起身，幾點要準備早餐，幾點要……往後倒後在算。然後夢到自己在算，夢夢，夢到那個夢結束，我已經知道我幾點要醒，突然間驚醒了，就發現今天好像要去了，我就起來看，果然七點出了一點。因為平時我們到算那個時間的時候就要準備出去了，今天那個要出去的時間反而夢了，結果夢過了那個時間，起來的時候就嚇了一跳。突然間發現今天週日，不需要去醫院。然後一整天今天就好像遊魂，中午的時候也沒休息，上午就去媽媽的家，原本是要去送月餅，結果今天的體力就很不好。

剛才聽到關師姐分享的時候，突然間精神起來，就開始那個精神慢慢集中收縮了，那個集中力開始來。然後聽到二姐一講，講到遇到境緣的時候要跑，就要撤了，跟大哥在那邊講說自己不行，這邊還是要忙。我聽到那邊，那時關著麥克風，我就對著鏡頭跟楊學長講：「妳看，多像妳。」就是這個鏡頭，就是在講楊學長，楊學

長在那邊笑。這個是有前提的，因為楊學長跟二姐的星座跟血型是一樣的，所以有些時候她們的性格就很像。我就這樣講，講完過後突然間就反省到說，自己一來這個事情就先看自己太太的一個錯，反而沒有去觀照到自己的一個問題。我當然也會有，有些時候要討好的時候，但是這個念頭總是關注在其他人身上。剛才考慮到這個點的時候，就突然間精神一點。

剛才聽到二姐在講，在研究院遇到的這些工作的時候，第一個念頭就想，以前如果更早察覺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有可能就會想辦法去協助。當時候在研究院的時候心太粗，也沒真正的輔助到二姐來做這個主任，能給少一點的麻煩已經算好。因為自己也不會溝通，部門的同仁也不會帶，結果就出了好幾次問題。也想過自己其實不是這種管理層的一個身分，也沒有這個能力，就是也想退很久。一直以前研究院一開始，二〇一七年開始做這個制度建設的時候，第一個念頭就想我一定要找傳人，就是要想辦法把這個位子傳給其他人。但這個不是說逃避，是知道說自己真的是不能。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其實很多自己的一些習氣，跟這些能力都影響著身邊的人。包括剛才二姐在講這個的時候，我念頭也是在動著講她，楊學長妳看，都是妳們每天吵著二姐休息不了，晚上在那邊聊天（其實不是聊天，她們是談公事），又匯報，又整得很晚，然後還要等到大哥來收尾，叫大家說回去睡覺。

楊同學：愛心關懷要來了我們就撤，愛心關懷電話。

王同學：就是大哥都要打電話來說，要睡覺了，結果我們就稱大哥的電話為「愛心關懷電話」。每次等到這個時候就很耗，就自己其實做下屬沒有做好的時候，領導他是很耗的。但領導他又很照顧我們，給我們很長的時間去成長，去慢慢的適應整個研究院的一種工作方式，當然自己有習氣，也陪著我們一起糾正自己的習氣。

這個耗的精力太大了，因為自己雖然也不是最高領導，但是中層，還要跟很多同仁一起溝通的時候，就知道那個不容易。再加上二姐她對的是整個研究院，還有很多緣分的工作量，那是太大了。想著說，當時也有動一個念頭想，如果有再給我多一次機會，我就好好做這個下屬的工作，真的是能多做一點就多做一點，不要造那個不好的因，不然以後自己也會遇到這不好的果，這也不是好事情。所以當時就發現，當自己精力不是很能集中的時候，一發現到自己有錯的時候，那個心就突然間能回來，再累都是能回過神來的，剛才就有這樣的一個體會。

好像是總結會，還是這幾天老師有在分享師父老人家講「我這裡是學華嚴的」這個故事的時候，當時就想起以前在中心，如果老早聽到這句話，或者當時候心境有稍微提升的話，有可能也會犯很少錯。因為有一次在中心，我們就有一些學長去受戒，就去受這個戒，然後回來的時候，因為很多東西不能吃，有時餐廳他就會煮一些譬如說放香菜，還是放什麼的我忘了，那時候去打菜的時候，雖然我不是第一個，但是我第一次打的時候就有看那個裡面，大家在排隊拿菜，這邊看裡面有什麼東西，可不可以吃？念頭雖然沒有去翻，但是也有想要翻的那種念頭，翻那些料去看能不能吃。就會有一種執著，是不知不覺的產生。結果最重要是這個執著已經會有可能傷害到餐廳的家人們，他們煮菜，好像有一樣菜是我們不能吃的，就剩很多，因為當時去受戒的人就比較多，那一碗就很多剩下來。結果就在聽到廚房的阿姨鄭師兄，廚房的師兄有說，這個剩太多了，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吃，什麼什麼什麼。他們也沒有怨我們，但是還是說那個不能吃，下次就不要煮這些東西。就給到人煩惱了。

當時聽到師父老人家的這個教誨的時候，就想到以前自己曾經也有做錯的一些舉動。因為在團隊生活，很多時候都會有可能自己

的一個習氣會影響到整個團隊的一種氣氛。所以在老師講了這句話之後，我心裡面就想，以後跟著老師學，老師這邊也肯定是學華嚴的，自己再遇到這些事情，以後就要把它當成習慣，就不要老是去怨，還是老是動這種不對的一些念頭，就需要做一個調整。

也不分享太多，佔用大家、佔用老師的時間，感恩大家。如果有不對的地方，請老師、請各位，請二姐、關師姐，各位學長大家指正。阿彌陀佛，謝謝大家。

成德法師：我們要隨喜讚歎一下我們王同學，他最近在我們媒體上是一個好男人的形象，最近做菜做得挺好。包含剛剛我們芮同學還能夠點到，我們王同學在夢中嚇醒是因為他責任心很強，這個確實是這樣。所以我們從這裡再延伸出來，我們父母為我們的事承擔了多久的一種壓力。人世間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，都要感恩的。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一個點再延伸開來，那父母在我們成長承擔了多少壓力，包含現在又承擔了多少壓力。再從父母的恩再延伸開來，那我相信我們會有很強的正能量跟動力，這個也是剛剛張班長提到的，這個念恩的心就給我們源源不絕的動力。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菩提心不能忘失，這個感恩的心就是跟菩提心很相應了。

剛剛開解到，可以看到王同學這個是責任心。有責任的人，他壓力也會大，這個時候你是告訴他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幹嘛自己製造壓力？這個就是拿著道理就過去。要調劑人情，發明事理，要調劑人情，這個時候要互相體恤，我幫他承擔一點，對方就很感動，人一感動，善根就會起來。你看老和尚對成德也是，都是體恤，理都講得很透徹，相處起來都是特別有人情味。你看老和尚在講經的時候說，身體就是念頭變現的，只要肯好好念佛，身體一定會好的。相續產生的相是物質，念頭都是正念，身體怎麼可能不好？理

上這麼講，但是我去了香港，只要遇到好的調理師，「趕快把蔡老師叫過來，先給他做，先給他做」。

甚至於還有一件大家都沒有聽過的，真實的例子，在馬來西亞。當時候有一個醫生確實很高明，結果那個時候老和尚就跟這個醫生講，說這些年輕人比我重要，你要好好給他們治，結果突然老和尚就給他跪下來。成德是在現場的。當然，那個醫生一下子也沒辦法理解。所以老和尚對我們弟子的愛護恩德是浩瀚，師父也都是體恤我們。

包含在馬來西亞，有一次也是一個主管，針對我們做的事有不少批評，老人家也是聽著他講，而且聽了我看有二十分、三十分鐘，沒有停的在講。老人家也沒有否定他，只是一直點頭，一直在聽他講，聽、聽、聽，最後他終於停下來沒有再講了。當時候老和尚就轉過頭來看著成德跟李越老師，說：「你們這些年也很不容易了。」你看老人家並沒有去指正這個主管對我們的批評，他也很專注的聽、很恭敬的聽，也沒有任何不耐煩。當對方好像情緒都講出來了，然後他老人家就轉過頭對我們，「你們這幾年也不容易了」。其實在這個時代做事情真的是不容易的。其實老人家也在提點這個主管，但是那種方式、柔和也是讓我終生難忘。

所以昨天我跟婁老師在分享，我說真的是福報，跟著師父，他老人家所講的跟所做的，對我們的一生是終身受用，因為在境界面前就容易提起來。

這個是回饋一下我們面對責任心強的人，我們要懂得體恤他。所以王同學特別難得，他剛剛的反思，都是透過我們現在在互相學習的時候，就會反思到我以前在研究院，幾年前，二〇一七年，我那個心境不妥，那個時候應該多體恤我們張班長，應該多承擔才對。包含自己以前持戒，都能反思到那麼多年前，人家廚師煮出來，

當時候只想著說我要持戒。老和尚他是持心地戒，對自己的念頭非常的覺照，但對眾生特別的慈悲。菩薩那是同體大悲，你持菩薩戒的人不能隨時感受到對方的心情，或者相關人的心情，而執著在自己要持戒，那這個跟菩薩戒的本質相不相應？大家要知道，小乘戒跟大乘戒是有不同的，小乘戒它是要止惡的，這個不能做，那個不能做，它要止住惡，才能得清淨心。當然，持戒的目的也是要得清淨心。但大乘戒是什麼？什麼該做，什麼要做，你不做你就犯戒了。多少範圍之內有講戒、講大乘經，你不去聽，犯戒。因為你要盡力去做影響眾，有講法的地方，那眾生的得利就大，你要去做影響眾。你看到畜生了，你要給牠授皈依，汝是畜生，當發菩提心。你看，除了前面十重戒，後面都是什麼該做、什麼該做，這個是菩薩的胸懷。攝受眾生供養，代眾生苦供養，不捨菩薩業供養，不離菩提心供養，這普賢廣修供養裡面提到的，這個都是菩薩的心腸。

所以王同學能夠內自見其過，這個是孔子很讚許的，因為他老人家說：「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」我們能夠反思到當前跟以前的過錯，那孔子在極樂世界……其實孔子也是法界身，他也是法身菩薩，他也是配合釋迦牟尼佛來到我們這個世間的，我相信我們的心念跟他老人家教導一相應，他的加持就到了。

——恭錄自：相觀而善交流會（第二十集）